

決審評審會議紀錄

會議時間：2025年9月21日（日）下午 2:00

會議地點：新北市政府文化局

會議主席：吳鈞堯（由評審委員互推）

評審委員：方梓、林文義、吳鈞堯（依姓氏筆畫排序）

會議紀錄：郭乃箬

本次新北市文學獎散文一般組共收到**464**件作品，共**18**篇通過初審，經委員事前審閱稿件，本日共計**12**篇進入決審會議。

整體評分標準及今年度稿件狀況

吳鈞堯委員（以下簡稱「吳」）：

這次蠻多作品書寫聚焦在女性，同性、兩性等等性別觀、議題討論，這也是近幾年臺灣文學獎的顯學，很多作品書寫相關議題。另外就是書寫人際關係，我比較喜歡此類文章，在其書寫中不僅止於對自身的關懷，更擴大到對於社會的關懷，當然也有書寫家

庭，像是寫去丈母娘家吃飯的〈心腹大患〉等等作品。因此，性別、家庭是這次書寫主題中很大的兩個主軸。就個人評選，我最近觀察到有一種散文很容易得到獎項，書寫時會將某個題材與某個東西結合在一起，例如書寫與父親的關係，故事就可能跟養殖業產生關係、連結，而在此次作品中比較不明顯。因此我會更加防範這種作品，其中強大的複製性，我認為可能起因於近年文學獎評審所追求的創新、多變的文章，進而成為一種指標。可是這種指標性恰恰會成為可怕的陷阱，變成一種模組化，讓寫作者為求獎項而模仿、複製。但好在此次比較沒有那麼多「模組化」的作品。

林文義委員（以下簡稱「林」）：

這次觀看作品特別留意，是否有先前投稿過其他副刊、文學獎落選的作品，轉而投稿到這次比賽中。我蠻欣慰本次新北文學獎投稿作品很不錯，也很榮幸這次的三位評審老師在上屆新北市文學獎評選有被邀請，有了前後屆的接應，在評選過程中會特別小心。這次作品水準相當好，因此期望在評審過程中三位都能有共識，決選出今年的好作品。

方梓委員（以下簡稱「方」）：

本次的作品很均質，大部分這十幾篇都很接近。那當然在過去像鈞堯所講的，有些作品會套用公式，甚至也有類似像職業型選手，依照當時的新聞議題或甚至行業來書寫，這次我覺得專業的部分倒沒那麼強。過去我會很重視文字跟技巧，尤其散文。可是越看我會覺得這裡有幾篇讓我有感，其文字非常淡，很平實，但

結尾的時候會讓你心裡一跳。用最平凡的字，儘管在文章前頭你會不太看好他，覺得幹嘛這樣寫，可是後面的時候帶來驚豔。我覺得這也是一種散文的書寫，不一定是極短篇，但是敘述了我們最平凡生活當中一點點的要旨、一點點需要的東西。因此本次此類的文章我挑選得比較多，但也有繁複文字很多的，這些文章有時候只是一種獎勵。

經委員建議，決定先討論獲一、二票之作品，決定去留，最後再針對三票作品討論。以下為決審入圍作品及預先投票結果。

作品名稱	評審投票			統計
	方梓	林文義	吳鈞堯	
驚擻草			●	1
他什麼也沒做	●	●	●	3
可能的父親	●		●	2
百慕達		●	●	2
閉氣練習	●	●	●	3
她們的名字			●	1
Durian	●			1
直直落	●			1
心腹大患	●	●	●	3
馬		●	●	2
Bed trip	●	●	●	3
落翅	●	●	●	3

1票作品討論

〈驚擻草〉

吳：這篇是我投的。此篇作品談論同志對自身成長的問題，講述童年時如何被欺壓，爸爸對他怎麼會喜歡男生有很大的意見……。可是從青年到第五頁他六十歲被人叫做「安公公」，中間的落差、三四十年的空白有點多。很重要的心靈上的克服有點被隱沒掉，以致在結尾「『安公公，你好娘。』管你怎麼說，無所謂啦。」收得有點太快。但我覺得這篇的名字取得很好。

方：我那時候看名字也很想給他。臺灣五、六十歲，年輕的可能還好，但尤其是我這一輩或上一輩的，臺語叫「腳仔仙」，指的是娘娘腔，現在來講也就是跨性別。他最痛苦的就是他當兵一直到做事，那個是所有人一定會唾棄，當兵一定會被欺負得很慘，可是很怪，這篇他從來沒提。所以看到這篇本來我很喜歡，可是看到後面我放棄是因為我覺得，第一，他可能是年輕人去揣想他五、六十歲；第二個，他可能根本不是跨性別。基於以上兩種，他不敢去談論那個年代腳仔仙當兵被欺負的經歷，是我放棄這篇的原因，但名字是真的取得很好。

林：就像兩位委員提到的，中間跳過三、四十年沒有書寫，好像一層空白，最有故事反而正是這三、四十年，而且結束得太快，所以我最後沒有選。

吳：這篇我也不堅持。

〈她們的名字〉

吳：這篇我是也可以放棄。這篇寫得非常的尋常，講述家中前前後後來過很多外勞，她們的名字「如同行李上的標籤被恣意地撕去」這裡其實是很不錯的梗。可能後來都不記得外勞的名字、長相，這對於為這個家庭付出過三年、五年的人來說是很不好的。她們作為勞工，可能沒有人想要去記得，這點是可以很深入發揮的，但這篇書寫得很平淡，沒有哪裡有要特別做好加強，所以我也可以放掉。

方：這篇的題材很好。第一點是他只寫到兩個人，但其實有很多。因為我父母長期使用看護，大概六七個，可是我每個名字都記得，再來是這篇沒有寫出他們每個人的特質，就會有點可惜。

林：同意方梓講的。我媽媽三年前過世，那個外傭在我們家待了六年，叫卡莉，那時候常常推著我媽媽，我帶他們去喝咖啡，所以很懷念啊。像我現在住在桃園，外籍移工、朋友特別多，所以各種語言充斥在這個地方。

〈Durian〉

方：這篇有點像AI，或者說很制式。當時選的時候大概是第八、九名，所以這篇我是會放棄的。這篇寫特殊學生，一個老師刻意用聊天，他不要用輔導，不要用那些所謂帶有一點歧視心智能力或者是內心有問題的學生，他刻意放棄這些方式，這些都很好。然後他的學生很特別，全部用植物跟水果，有

芭樂、榴槤好幾個。那我本來很想、希望他這個植物當中會有意義，但沒有也沒關係，榴槤我看得出來外面都是刺，裡面卻不會，是他刻意用榴槤的原因，可是我就會覺得他寫得不夠多，太專注榴槤，可是跟其互動又有點輕微。我覺得他本來就是一個現代人去輔導特殊學生時候的經驗，以前會寫的很痛苦，寫這些學生多怎樣，可是這次他反而症狀太輕微了，你既然要他像榴槤一樣，那你就要有像刺蝟一樣的東西，這部分沒有寫出來，也是後來我覺得應該放棄的原因。

吳：覺得題目定得太過隨意了，可以再找到一個好的題目，不要直接用學生的名字。這篇文章有個地方處理得不錯，這個老師本來是一個輔導老師，偏愛榴槤這個女同學，跟她有種工作、私生活界線的模糊。但作者缺乏一個中心主題，不曉得這篇文章要書寫什麼狀態，加上題目過於簡單，文章力道不夠。

林：我覺得他寫得太蓄意了，很多作品很常書寫去看醫生，然後就會寫出像病歷表式的東西，有時候這些東西太蓄意，就像是講到榴槤外面有刺，但內在很柔軟，有種衝撞的感覺，但結尾卻又寫得輕飄飄，裡面想展現輔導的專業，但又講不清楚，所以這篇我就沒有挑選。

〈直直落〉

方：〈直直落〉是一篇比較特別，我覺得他很用力寫。他是一個同志，他用自己的胎記與父親的胎記來做一個投射，那他這

邊沒有明說，除了他跟他男友的同志身分，我都很懷疑他爸爸是否也是。他用滑水，爸爸本來要接他可是沒有接到，然後他小時候跟爸爸出去時看到他爸爸的胎記，而他自己也有兩個。在這裡，胎記是同志的印記，他用這樣的方式。他的男朋友在瑞芳，他刻意找一個比較偏僻的地方，然後用很多像是他男友開二手車、他男友本來去幫他離婚的媽媽搬家，可是搬家後被封鎖了。其實他媽媽可能知道兒子的同志身分，可是刻意不要他，可能早一輩的媽媽覺得那是生病的小孩，然後包括他去民生東路找他媽媽，憑著舊時的記憶都找不到，他說那我們再找，男友說不用了，他剛才看到媽媽從他面前經過，都沒看他一眼。

然後什麼叫直直落？他從頭到尾都用雨做一個象徵，就是說這個雨是剛開始要下來，然後慢慢它不是下雨，是下了一個隕石、閃光之類的。這些其實都用象徵來談他們的前途是非常艱困的，直直落是在形容同志的命運，即使現在同婚的法案都通過了，都可以結婚，可是世俗的眼光下他們還是不敢公開，他們的命運就是像雨一樣直直地落下來。文字沒有特別好，用比較繁複的方式，所以我站在一個鼓勵的性質。以前的同志作品，性愛、裸體特別多，可是這次從頭到尾沒有提到他們的親密關係，全部用天氣，用外圍來看這一對沒有太大希望的同志。

吳：書寫他與大鼻的段落有點公路電影的味道在。他的紅色的胎記，我看了很多次不太清楚他指涉的是什麼，卻一直出現。

方：胎記就我的猜測，第一個，有可能爸爸也是同志；第二是禁止，紅色的禁止，以至於滑水的時候他沒有被爸爸接到。他用了許多禁止，所以我才會覺得他應該是很痛苦，不敢公開同志身分，所以他非常鬱悶。那為什麼要都有胎記，我那時候想說不然爸爸也是同志，可是那世代的人，如果他是同志，他一定結婚、生小孩，生完小孩就和太太很疏離了，可是他對子女什麼都很好，而且他不能表現娘娘腔，甚至會故意開口罵粗話什麼的，那是我爸那一代的，要不然會被真的打死，我們這代是會被指笑得很嚴重。

林：方梓講得很清楚。同性的朋友我們都遇過，但他在這篇寫得太用力了，很痛苦、辛苦，但又不說出來、寫得隱隱約約的。

經評審各自發表意見討論後，決議一票作品〈驚擲草〉、〈她們的名字〉、〈Durian〉、〈直直落〉全數放棄。

2票作品討論

〈可能的父親〉

方：這篇在寫媽媽，尤其媽媽是從小三開始，第一次見到親生父親，享受很短暫的親情，可是後來爸爸又回去了，再也見不到了。後來媽媽就在找到第二個、第三個。第二個是一個計程車司機，常常丟下她們不管，兩個人出去旅遊，對她而言

不是一個好的父親，想念爸爸的時候她找到了姊姊，也就是爸爸原配的小孩，從那個姊姊的臉書看到爸爸的照片，作為他一種很短暫的安慰。媽媽的第三個男人，開工廠，家裡什麼的都幫她們做得很好，可是其實他也是有家庭的，搬過來跟她們住，把他們照顧得幾乎是把這個男人當爸爸，而且一待是十年，非常久。那後來是因為他的女兒留學澳洲時突然過世，她那個「可能的爸爸」很自責，所以經常會去姑娘廟。這個人雖然在她結婚之後還有聯絡，但最後是完全離開她們的。然後媽媽又有第四、第五個一路下來，但她其實都是在找爸爸，因為一個小三的小孩，她沒有完全的父愛，尤其那麼短暫。好不容易有十年這樣父親的感情，所以她寫了一個「可能的父親」，也就是說這些人其實可以成為父親，可是媽媽偏偏都找有家室的男人，唯一「可能」成為他爸爸的男人最後也因為女兒離世的自責而離開。所以這樣的子女，她非常渴望親情，在媽媽身邊的男人身上找父愛，不斷一點一點地找，可是最後其實是空的，所以用「可能」。她沒有很刻意地去形容父愛的偉大或父愛的重要，她用渴望，可是在渴望中，她有一個非常節制的、沒有說出來的，她用相處。所以我覺得她的文字不是很繁複的，非常輕的、描述的，我會選擇這篇就是在於她把渴望化做只是觀察，甚至是偷偷享受的時候，其實會比其他散文更感人。

吳：這篇我有投，我也蠻喜歡這篇的。第一句就很有意思「媽一生未婚，但我身分證上的父親，姓連。」這個「姓連」不知

道是真的還是故意的，連連看的連。父親姓連、姓張的是開計程車，姓陳的開工廠，不同的男人在家裡進進出出，作為她們暫時性的爸爸。看到後面我覺得有點遺憾，可能是我比較喜歡姓陳的爸爸，但為什麼這邊寫得不多，有點可惜。

林：這篇我可以贊成，寫得很平實。

〈百慕達〉

吳：這篇我蠻喜歡的，文字寫得很簡單。寫到圓環很多外送員在其中非常的危險，外送員當中有幾個，一位六十幾歲的老先生，這段提到這像是用別人的辛苦來換取自己的小確幸般。後來是寫到一個送羊奶的阿姨，阿姨的出現我覺得挺妙的，因為我們家有短暫訂過羊奶，那羊奶是很神秘地出現在郵箱，每一次去拿都已經存在，什麼時候送來我們也不清楚，有種神秘、自己長出來的感覺。後來是寫說他跟送羊奶阿姨之間的一些互動，為什麼我覺得感動，在於外送員我們是看得到，送羊奶阿姨我們是看不到的，所以他很突然地將一個隱藏的人立體浮現出來，還跟她有些互動，「我們之間沒有留下聯絡方式，……，但她知道我的生日，我記得她的車聲。」很動人，用聲音來判斷阿姨有沒有來，寫得非常妙。騎機車進入圓環，而圓環裡面的車流就像暗潮洶湧的伏流一樣。在那麼多人跟車的潮流當中，一個人包鐵地機車在裡面彷彿是要勇闖百慕達一樣，這是第一層意義；再來是說那瓶羊奶我們都沒看到阿姨來送，像一個三角洲一樣浮出來，是

很神秘的。所以我覺得這題目取得挺好玩的，一個是正面的還在暗中暗潮洶湧的，一個是在內地裡面浮出來的阿姨。百慕達很常有霧，很常船進去就出不來。海底有暗流、漩渦，就像圓環的車流，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，

林：百慕達就是以前聽說有船進去然後出不來，就有人說可能是有外星生物，海底可能會出現像是哥吉拉的怪獸，所以那個地方都有霧，然後也像黑水溝，漩渦一樣船開過來會被捲進去。所以它是一個神秘的東西，就像鈞堯講的，你不知道會有什麼事情發生，車禍也一樣。所以這個題目下得讓我們覺得有無限的可能。

方：我覺得她題目下太重，我們對百慕達最粗淺的印象是死亡、消失。我覺得她把阿姨寫得很好，包括阿姨知道他的生日，還送他生乳捲，這些小動作、形容市井小民的一些動作非常鮮活。可惜題目太重，我一直在找神秘在哪裡，當然鈞堯講的羊奶瓶其實它是有徵兆的，會有噹噹的聲音，不是無聲無息地把羊奶放到那邊。第一，是安全問題，第二是提醒，有些老人家可能起得早，如果聽到噹噹的聲音、車聲，你就知道羊奶送來了，可以下樓拿了。這篇屬於是好的內容但題目出手太重，導致我一直在找消失，我以為阿姨走了、有天不見了，如果是這樣的話，可能有一天她出車禍，可是這個小女孩、這些人不知道，就像進到百慕達一樣。這部分有點可惜，但小人物寫得蠻好的。

〈馬〉

林：這篇的題材是所有這次評選作品中很特殊的題材。沒有想到一個人去打工竟然是到馬場，將過程書寫得很清楚，寫一個大學生到馬場打工，如果是寫到便利商店我們可能就不覺得怎樣。所以我給這篇的分數是在於這很特殊的題材，將馬場的知識、真正的經驗而不只是觀眾角度書寫出來。

吳：這篇有點將馬延伸到階級，有像是貴族馬，全身上下都是很光鮮亮麗的，還有像是開頭的雷，跑得將主人給摔傷了，最後就被安樂死了，也是很殘酷。還有像營業馬，讓人練習騎乘的馬，馬的世界中的殘酷，與人的世界一樣，階級意識很重。我不喜歡這篇的結尾，跟洪姐提出離職有點草率，有點看不下去、受不了馬場中的階級世界，所以我不做了的感覺，太過蓄意了。前面毫無離職的線索和伏筆。其實他寫跟馬的互動都很可愛，結尾如果不要提離職，持續聚焦在馬場工讀生、與馬的相處等等會更好，避免動不動就倉促結尾。

方：我猜測作者不知道怎麼結尾。因為從洪姐拿馬褲給他穿，感覺就跟正式的馬伏一樣了。馬是為了突顯階級，突顯有錢、沒錢，對馬的重視只會因為牠是營業馬、私人馬之類的，但其實都是錢、階級。看這篇的時候一直希望他不一定要震驚，但會讓我們覺得是生活中的結局。其實生活沒有結局，甚至不要有結局也沒有關係，離職在前頭完全沒有伏筆，從馬的安樂死就要離職有點太過刻意。這篇厲害在於鋪寫馬就

是錢，錢就是階級，前面都很好，就是結局我一直找不到，你可以不要離職，因為你不要錢嗎？要嘛。

〈他什麼也沒做〉

方：現在很流行ME TOO，而這篇的ME TOO在寫這個老師是個暖男，他會記得學生的一些事，像是誰喜歡喝珍珠奶茶，每個學生都記，而且很溫柔，你會覺得他真的是一個好老師。可是哪裡不對？他會輕微傾向你的身體，碰了你一下，可是那個碰只有當事者才知道，外人看不出來。前面這個知道所有學生所有嗜好、體貼的老師，還有包括後面學跆拳道這些老師，看起來都沒什麼，可是我不舒服，而且他們是很刻意的，可是我不讓你看出我刻意，我是在「關心」你。所以作者寫得很煎熬，〈他什麼也沒做〉的「他」是很多的男人，什麼都沒有做，但其實什麼都做了。可是我無力提出ME TOO的控告，這是一輩子記住的，這個一輩子才叫可怕。

林：「校園裡，有人用溫柔滲透權力，有人則選擇用力砸下。」這句話就好比方梓老師說的，是無言以對，或者是把它當成就是會發生的無奈。「投訴發生得很安靜，沒有喧囂，沒有聲討。學校沒有調查，也沒有回應，只是讓這件事慢慢被帶過，像抹掉黑板上的一筆灰。」這句寫得很好。

吳：「當時我不懂，只覺得煩。覺得那不過是一種終會過去的不適。有時我甚至主動讓這一切加速，彎得更深一點，動作更

快一點，好讓這場遊戲趕快結束。」柔道服可能會露出一點胸部，讓一切加速是指主動坦露胸部給男教練看這樣的意思嗎？

方：其實並不全然。每個人的應對不同，她是屬於比較勇敢的，可是勇敢，她還是不敢說出來。看她的文章我會感受到她的果決，如果教練愛看那我就讓你看，故意讓你看到然後就走了，這樣我可以脫身，因為你沒看到你會更想，甚至拖延時間。文章中有很多很好的句子在形容這樣的態度。

〈閉氣練習〉

吳：這篇稍稍帶有一點模組化，跟老公的問題、老婆後來去參加游泳訓練。將兩個議題合成一個議題。痕跡不明顯，但就會有點指標性、變得模組化的可能性。明明可以好好針對與老公的問題下去書寫，但又帶到游泳的閉氣練習。

方：從孩子有天說心情不好，會不會跟爸爸一樣，作者就用這一句來說老公其實是憂鬱症。可能遺傳體現出。但這裡能感覺到一點點公式感，用閉氣象徵他的忍耐，稍微可惜，寧可放棄不寫。結尾也有點瑕疵，她也沒有提到她老公是否接受治療，可是就來接她。這也是公式，讓結尾成為HAPPY ENDING，是這篇的小瑕疵。閉氣是雙關語，是忍耐、寬容、不反駁，也是游泳時的閉氣，這也是有點像鈞堯講的，公式的套用。

林：游泳閉氣時需要專注，會忘掉先生的憂鬱，某種程度上也可

能是理解。因為憂鬱症不會好，他是一直存在，可能透過某個事件才又引發，進而帶出情緒。可是從沒有直接寫出先生的憂鬱症、欲言又止也顯出他的體貼。

〈心腹大患〉

方：我很喜歡這篇，文字是我見過最樸實的。一直都在談岳父，岳父與岳母吵吵鬧鬧，岳母粗魯的吵罵像連續劇一樣的。從岳母為何煮素食，而岳父為何那麼常去「請子弟」一定是為了吃肉、吃葷？最後結尾那袋岳父帶回來的雞腿和蝦子岳母餵給黃狗，然後岳母就笑了，因為她一直不喜歡先生吃葷，希望他吃素，最後的結尾也證明岳父沒吃。從頭到尾這個岳父很像臺灣的男人，我對你好我不講，我想給你的我不講，我改掉的壞習慣我也不講。這是臺灣男人的習性，在很短的、不怎麼張揚的篇幅裡被書寫出來。我原本以為這「心腹大患」會有多偉大，可是沒有，在於臺灣的女人沒有什麼重要的志氣，只要先生聽話就好。

吳：這篇是很家庭田園畫的感覺，熱熱鬧鬧，岳父母相互鬥嘴。吃素的人家桌上擺有葷食的怪異感，從小品中將人情的對應關係展演得很靈活，岳母的表情很生動，岳父很生動，偶爾串場的女婿也很生動，包括最後把肉吃掉的狗也很生動，是一個很生動的小品。

林：用素樸的文字呈現老來夫妻的生活，日常與心情，這種東西

若是下筆蓄意則會變得庸俗。這篇在日常中帶出人性中的相知相惜、尊重，引得讀者悠然一笑。

〈Bed trip〉

方：Bad trip原先是專有名詞，指吸大麻時的不適，用不好的旅途來指稱。可是這裡的Bad trip有三種的意義，一個是指跑到清邁吸大麻，卻都沒有好的享受。再來是旅途上與男友的關係上的Bad trip，最後是整個旅途上的。用三個Bad trip來討論與男友的關係。我覺得這也有點公式、刻意，用吸大麻來討論三種人生課程，我覺得可以不用那麼用力。從不愉快的旅途寫到不快樂的人生。

吳：洞穴那邊也有點公式的感覺。洞穴讚揚女性卻禁止女性進入，很弔詭的性別歧視。作者有想扣很多的環，有Bad trip的環，也有古老神祕洞穴備受信奉卻性別歧視，反差很大的一個環。

林：我覺得這篇很切旨，從愛的體驗，很真實的，真情實意的將心意表達出來，是勇敢的自白書。

〈落翅〉

方：落翅仔有兩種，孤單、失戀的女性，第二種是你翅膀掉了就不能飛。他用大水蟻，而且從頭到尾用下雨來象徵。下雨需要房子，所以一開始就告訴你我需要房子。然後他說租房

子，然後兩三年就要換，因為不要留下記憶，也因為這些不是我真正的房子，而且用不到的順便可以丟掉。然後用租屋、房客房東的這些經歷來談臺北的大、居不易。然後阿媽曾告訴他「下雨大水蟻要出來找岫（穴）」所以他也一直在找房子，他就像是一個落翅的女生。另外我最有感觸的是小阿媽的房間，女兒嫁出去房間慢慢就沒有了，不管你擁有什麼，回去也只能去睡客房。所以他在談兒子可能以後還能得到父母親的不動產，可是女兒的機率是特別小的，女兒就像是大水翅，所以他也要找到自己的窩。裡面沒有太多的套用，用一個女生在大臺北居不易，還有女兒與家庭的關係。

吳：這篇提到家的尋找和打造很不錯，像是床鋪塌了發現白蟻把那麼神祕的地方當作家，隱藏起來的家。但提醒一下文章當中，大水蟻至少出現了17次，出現太頻繁，白蟻兩字也有這樣的情況，寫法上有點過度強調，讓好的意象、意境俗濫掉，講得太多。我認為落翅這部分也有一點模組化。

經方梓、林文義、吳鈞堯三位決審評審委員討論，1票作品全數放棄，2票以上者進入決選，最高分8分，依序給分進行決選投票。

作品名稱	評審投票			統計
	方梓	林文義	吳鈞堯	
他什麼也沒做	7	3	6	16
可能的父親	5	6	5	16
百慕達	2	7	8	17
閉氣練習	3	4	3	10
心腹大患	8	8	7	23
馬	1	2	4	7
Bed trip	4	5	2	11
落翅	6	1	1	8

最終結果為：〈心腹大患〉獲得首獎；〈百慕達〉、〈他什麼也沒做〉獲得優等；〈可能的父親〉、〈Bed trip〉、〈閉氣練習〉獲得佳作。

註：〈他什麼也沒做〉、〈可能的父親〉投票結果為同分，經評審再次討論，〈他什麼也沒做〉列為優等，〈可能的父親〉則為佳作。